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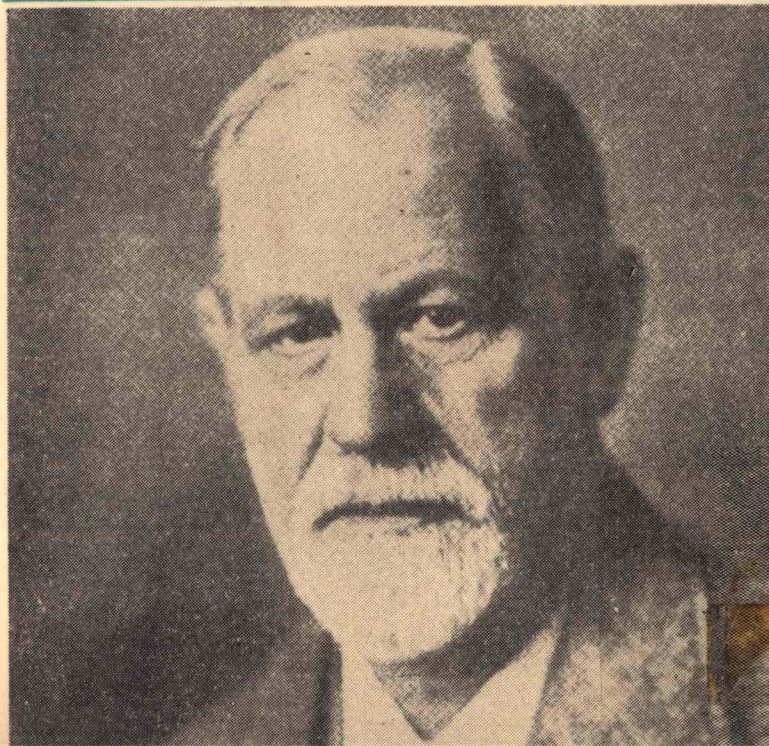
18 庫文潮新

# 佛洛伊德傳

精神分析大師

譯 廖運範

著 佛洛伊德



新潮文庫

18

佛洛伊德等著  
廖運範譯

佛  
洛  
伊  
德  
傳

志文出版社印行

DR. SIGMUND FREUD

EDITED AND TRANSLATED

BY Y. F. LIAW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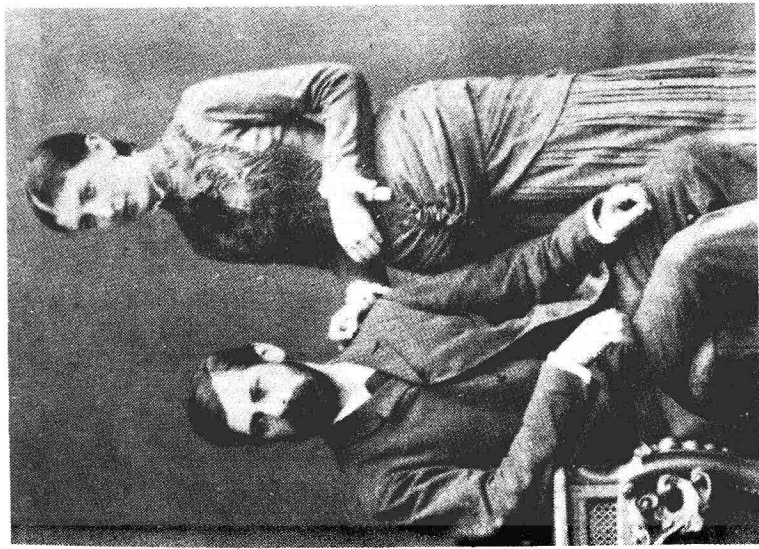
佛 洛 伊 德

新 潮 文 庫 18

---

原 著 者	佛 洛 伊 德
譯 者	廖 運 範
發 行 人	張 清 吉
	郵 政 劃 撥 六 一 六 三 號
出 版 者	志 文 出 版 社
地 址	臺 北 市 興 隆 路 一 段 二 七 三 號
總 經 銷	長 榮 書 局
地 址	臺 北 市 重 慶 南 路 一 段 五 十 二 號
電 話	三 六 一 九 八 五 〇
再 版	中 華 民 國 六 十 四 年 五 月
內 政 部 登 記 證 內 版 臺 業 1146 號	

---



婚前與瑪莎 (Martha) 合影



66歲的佛洛伊德博士 (Freud) 1922年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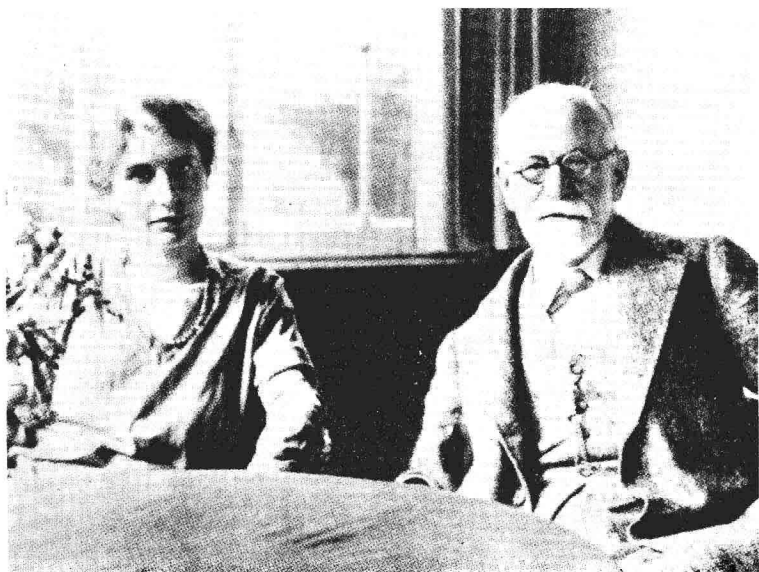


佛洛伊德出生的房子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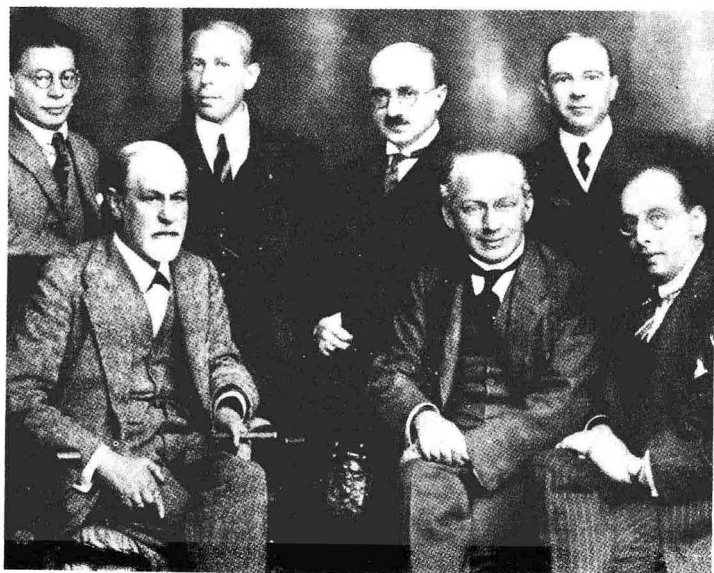
佛氏密友瑪利·波拿帕特



佛洛伊德與令愛安娜(1929年)



佛氏珍藏沙考會診情形



柏林委員會的委員們（左至右後排：密克、阿伯拉罕、愛丁頓、鐘士。前排：佛氏、裴廉克齊、漢斯）

# 目錄

譯者序	三
(一) 佛洛伊德自敘傳	佛洛伊德 七
一、摸索、研究、與催眠術	七
二、從催眠術到性因素	二〇
三、伊底帕司和精神分析	三一
四、自由聯想與夢的解析	四四
五、精神分析的歷史演進	五四
六、游刃於醫學之外	七一
七、後記	八二
(二) 佛洛伊德的一生	鍾士 八七
一、佛洛伊德的特質和性格	八七



二、佛洛伊德的日常生活與工作·····	一〇七
三、關於夢的解析·····	一二八
四、佛洛伊德的愛情與婚姻(一)·····	一四〇
五、佛洛伊德的愛情與婚姻(二)·····	一七九
(三)評介佛洛伊德·····	特里寧·····
佛洛伊德年譜·····	二〇七

## 譯者序

譯完這本傳記，深深體會到「生之痛楚和喜悅」的況味，其所以痛楚，是因為佛洛伊德的一生，充滿了深奧的學術氣息，對於一個未能窺其學問堂奧的人，要想把他一生的思想過程，和脈絡，清暢明確地傳達出來，確實有許多絞盡腦汁而不可得的地方。其所以喜悅，是因為能把佛洛伊德這樣一位傳奇性的天才，介紹到我們中國來，為「佛洛伊德全集」做拋磚引玉之舉，雖然力有不逮，而終於能勉力完成，確實有得償夙願的感覺，儘管粗疏的地方很多，仍不免要竊竊自喜一番。

佛洛伊德是醫學史上，心理學史上，乃至文藝理論上，舉足輕重的人物，也是學術史上聚訟最多，褒貶最多的人物，他的「夢的解析」能被唐斯博士列入「改變歷史的書」中，可見其影響之一斑，更可見出他的著作，是何等的深沉有力。正如他所說，他的一生除了思想的變遷，餘無一事可資記述，我們從他的自敘傳裏，可以發現他和學術之間的關係，是如何的密切，而這本以他的學術良心所寫就的「思想史」，經由受教於他的詹姆士·斯特雷奇（James Strachey）譯為英文，確實能讓我們看到佛洛伊德多采多姿的精神生活，以及他所面臨的種種挫敗和成功，雖然我們不能靠他的現身說法，來給他蓋棺論定，但是藉着他的現身說法，却能讓我們看到他那深

奧、浩翰的學問的大概輪廓。

鍾士 (Ernest Jones) 是佛洛伊德最知心的朋友，他本人是英國精神分析的宗師，他那本「佛洛伊德的生活與工作」更是一部出色的傳記文學作品，是了解佛洛伊德的最佳參考資料，可惜該書長達三卷，篇幅浩繁，而且國內還沒有譯本出現，所以特別選擇了其中數章，聊盡介紹之力。鍾士說：「我們對於一個人所持有的基要感情，即其愛情態度，若沒有半點認識，則要去了解他的心靈，以及其人格的主脈，那是不可能的事，因為在人的一生中，很少有像愛情那樣，能夠對一個人心靈的和諧，加以如此嚴厲的考驗，所以再也沒有什麼，能像在愛的領域中，所見到的各色各樣感情反應那樣，可以那樣深刻地，毫無保留地把一個人的人格內涵顯露出來。」這一段話，正是我不惜時間與篇幅，去譯「佛洛伊德的愛情與婚姻」的關係，對我而言，這是一種痛苦的經驗，因為我所最崇敬的佛洛伊德，在這方面的表現，遠不如他的思想那樣美，倒是他對兒女的親情，有着他做學問的那份純厚。

我之所以翻譯「關於夢的解析」一章，一方面固然是因為它是佛洛伊德最重要的一本著作，是一本「改變歷史的書」，但是更重要的一點，則是想藉此激起有心人士，動念把這部皇皇巨著介紹給國內的讀者，看看我們的鄰邦日本，早在一九三〇年就有這本書的譯本，想想自己豈不有點心酸？其實佛洛伊德的著作，值得翻譯的實在不少，如果有人肯致力於佛洛伊德全集的出版，

豈不是讀者無限的福氣？

「評介佛洛伊德」一文，是節譯自鍾士「佛洛伊德的生活與工作」的序文，原作者特里寧（Trilling）對佛洛伊德做各個角度的評論，姑不論其是否允當，但是對佛洛伊德的認識，不無幫助。特里寧和鍾士有一篇精彩的訪問對話錄，已由林哲雄先生譯出，收於「與當代智慧人物對話錄」中，其中對佛洛伊德也多有論列，也是了解佛洛伊德的寶貴參考資料。

記得第一次對佛洛伊德感興趣，是七、八年前看了一部譯為「佛蘭德傳」（即佛洛伊德傳）的電影，內容雖然已經淡忘，但是其中充滿着的迷濛而神秘的感覺，至今猶清晰可見，那真是一部出奇的好電影，當時在看到好電影的驚喜之餘，依稀還有點茫然若失的感覺，沒想到七、八年後的今天，自己會有機會拿起筆，為大家介紹佛洛伊德，心中充滿着的，正是三分的企望，和七分的惶恐，到底內行如詹姆斯·斯特雷奇才敢翻譯的東西，由我這粗疏的門外漢來翻譯，是太不自量力了些，但是我企望：如果這本譯本可讀，願它能帶給大家一點什麼！如果不够理想，希望它能激起內行人的「憤怒」，起而執筆做一番最盡職的譯介工作，當然更企望因此讓大家讀到佛洛伊德全集。

這本書能够問世，志文出版社張清吉先生的支持，林哲雄先生的鼓勵、高鷹先生的督促，妙珠小姐的鼓舞和校稿應居首功，特此誌謝。

廖運範謹識于臺大醫院



## (一) 佛洛伊德自敘傳

### 一 摸索、研究、與催眠術

我第一次談到心理分析的發展及其主題，是一九〇九年在麻省烏斯特的克拉克大學（Clark University at Worcester Mass.），我應邀在該校成立廿週年紀念會上發表五次演說時，直到最近，我有感於「美國廿世紀初葉全集」的出版家認清了心理分析的重要性，而在全集之中爲它留了一席之地，才又作了一次類似的演述。而在這兩個時期之間，我發表了一篇論文「論精神分析運動的歷史演進」（On the History of the Psychoanalytic Movement），在這篇文章裏，實際上就包涵了一切我現在所要談的基本問題。因爲我必須不自相矛盾，也因爲我不願一成不變的再重覆一次，所以我必須很努力地去建立一篇主客觀態度，以及傳記，歷史趣味並重，而且各成分重新組合的敘述。

我於一八五六年五月六日生於莫拉維亞的夫來堡（Freiberg in Moravia），那是一個現

在屬於捷克斯拉夫共和國的一個小鎮，我的父母都是猶太人，而我自己至今也還是一個猶太人。我有理由相信我父親的家族在萊茵河（科倫一帶）定居已經相當長久了，但是由於十四、五世紀中猶太人受到迫害，他們才向東逃走，而在十九世紀中，他們又從立陶宛（Lithuania）經加里西亞（Galicia）遷回到德屬奧地利。在我四歲那年，我到了維也納，而我一生的教育也就在維也納一地完成。在高等學校裏，我連續七年名列前茅，所以享受了許多特權，得以保送到大學裏去就讀。雖然我們家生活在一個極有限度的環境裏，我父親却堅持要我在選擇終生的職業上，必須依據我個人的性向。那時的我，其實後來也如此，對於醫生這一行，並沒有感到特別的興趣，與其說是爲了興趣，還不如說是爲一種對人類的好奇心所動，那種好奇心是對人類的，而不是對一切的自然物體，說實話，我那時還沒有把握到觀察的重要性，還不知道觀察是滿足好奇心最好的方法之一。後來我才知道，我早年對聖經故事的熟悉（幾乎是在我懂得如何唸書以前的事。）對於我感興趣的方向，有極深遠的影響。由於在學校裏和一個有志成爲名政治家的高年級同學相知，受到他的有力影響，我產生了像他那樣學習法律，參加社交活動的願望，但是就在同時，當時最熱門的達爾文進化論却也深深的吸引着我，因爲那些理論，撩起了我對世界更進一步了解的希望，加上畢業之前，在卡爾·布魯爾教授（Prof. Carl Brühl）的課上，聽他朗誦歌德那美妙的論自然的散文，遂決定成爲一名醫科學生。

當一八七三年剛進大學時，我感到極大的失望，尤其是發現因為我是一個猶太人，大家都期望我感到自卑，或感到自己是一個不屬於他們的外國人。我斷然地拒絕去做他們期望的第一件事，我永遠不能了解爲什麼我得爲我的祖先感到羞恥，或如一般人所說的，爲我的民族感到羞恥？！於是我義無反顧的高舉不接受的態度，我不曾爲此感到後悔過，因爲我覺得雖然受到這樣的排斥，一個積極努力的工作者，總不致於無法在人性的紋理範圍之內，找到一處立足的空隙。初入大學的這些先入印象，所產生的結果，有的在後來才知道是極爲重要的，因爲我在早期就習慣了立於反對立場，或被置於大多數的權威禁令下的命運，因此建立了某一程度的判斷獨立性。

此外，在我大學的第一年裏，我就發現由於天賦的特質和限制，註定我要在我原先熱中的那些科學領域裏失敗下來，於是我才了解「浮士德」中的魔鬼美菲斯妥弗立茲 (Mephistopheles) 所提出的警告的眞諦：

「對科學廣博的涉獵是徒然的，每一個人都只能學到他所能學的東西。」(浮士德，第一部)

最後，我終於在布魯克 (Ernst Brücke) 的生理實驗室裏找到歸宿，獲得滿足，同時也在那兒找到我所尊敬而以之爲模範的人物：像偉大的布魯克本人，他的助手愛克斯納 (Sigmund Exner) 和佛列舍·馬克叟 (Ernst von Fleischl-Marxow) 等人，尤其是後者，我能和這樣了不



起的人爲友，真是三生有幸。布魯克把一項神經系統的組織學問題交給我研究，我很圓滿的解決了那個問題，由於布魯克很感滿意，同時也爲了我自己着想，我就更進一步的探索下去。從一八七六年到一八八二年之間，除了短期的間斷之外，我一直都在那研究所裏工作，使大家相信我很有希望去接補一個即將出缺的助理位置。醫學本體的各個分枝，除了精神病學 (Psychiatry)，都引不起我的興趣，所以對於醫學課程我都不太在意，因此直到一八八一年我才獲得那遲來的醫學博士學位。

我生命的轉捩點發生在一八八二年，那時我寄以最高崇敬的老師，糾正了我父親那高尚但缺乏遠見的觀念，尤其是鑑於我經濟的窘困，大力勸我放棄理論追求的生涯，我遂接受了他的勸告，離開了生理實驗室，滿懷熱望地進了總醫院 (General Hospital，按爲當時維也納的主要醫院)。(不久我就升爲初級住院醫師，輪流在醫院的各個部門工作，其中有半年以上是跟着梅納特 (Meynert)，梅氏的道德文章是我早在學生時代就極爲崇拜的了。

以某一種意識而言，我對於原先起跑的那一線工作已經失去了信心，布魯克爲我指定的題目是最低等的魚類的脊椎研究，而今我已轉而研究人類的中樞神經系統。就在那個時候，佛萊西革 (Flechsig) 發現了髓鞘形成的非同時性，給髓質束的複雜紋理投下了無限的光明，而我之所以選延腦做爲我的唯一研究對象，其實也表明了我的發展的連貫性。和我初入大學時無所不學的情